

少年大命运

常新港◇著

# 蓝雪黑鸟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少年大命运

常新港◇著

蓝雪黑鸟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雪黑鸟/常新港著. - 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3.8  
(少年大命运)  
ISBN 7-5324-5646-3

I. 蓝 ... II. 常 ... III. 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4533 号

少年大命运

蓝雪黑鸟

常新港 著

朱金元 插图

侯强华 装帧

---

责任编辑 彭 麟 美术编辑 侯强华

---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	开本 850×1168 1/32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	印张 9.5 插页 3
邮政编码 200052	字数 179,000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	2003 年 8 月第 1 版
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	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	印数 1-6,000

---

网址: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 Postmaster@jcph.com

---

ISBN7-5324-5646-3/I·2095(儿) 定价:16.00 元



**常新港**，一九五七年生于天津新港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现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。曾出版长篇小说《青春的荒草地》《青春的激情》《夏天的受难》《傻瓜也可爱》《男孩不羁》《女孩不哭》《少年黑卡》《一只狗和他的城市》《陈土的六根头发》等。曾获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一九九三年庄重文文学奖。



田禾

他和他永恒的朋友

1

我的经历和你的故事

12

咬人的夏天

50

光明树

59

我自己的故事

74

夏天的危险

84

麦山的黄昏

91

青春的眩晕

99

沼泽地上的那棵橡树

115

- 126 白山林
- 139 化妆的冬天
- 149 十五岁那年冬天的历史
- 164 球王龙山
- 174 风中的图景
- 204 一个普通少年的冬日
- 219 蓝雪黑鸟
- 230 冬天的沉默
- 237 应有一条那样的河
- 249 极地故事
- 267 火
- 275 疲劳的逃亡
- 288 北大荒的声音



## 他和他永恒的朋友

他没有眼睛和双腿。

他坐在一张木椅上，被爸爸和妈妈抬起来，走出屋外。右边是爸爸，左面是妈妈。爸爸的手又厚又硬，妈妈的手又小又软。

“再走远一点！”他用略带撒娇的口气说。每次他都这样说一句。

父母就重新抬起他，往前走。他高兴地笑了。可父母抬着他转了几圈，又回到院子里原来的地方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有流水吗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怎么没有声音？”他问。

“流得太慢了！”妈妈解释。

“有树吗？”他问，声音里带点责备。

“有……”妈妈开始含含糊糊回答他。

“怎么没有声音？”

“树不会说话，怎么会有声音？”

“风吹树叶会有声音啊！”

“……”妈妈不言语了。

他侧了一下脑袋：“这是在院子里。我听见屋里的闹钟响了。”

“孩子，原谅爸妈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你们要上班了！”他难过地低着头。爸妈把他抬回屋里去了。

他就等着这个幸福的时刻。只要屋外有太阳，气候暖洋洋的，爸爸妈妈就会把他抬到屋外。

而这时候的幸福，往往降临在中午，父母下班的时候。当然，星期天除外。星期天，他在屋外会呆很长时间。

那时，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。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候。所以他笑着，一直笑着。

风在跟他耳语，风的手把他柔软的头发抚弄乱了，揉成了菊花状。

他大脑里没有颜色的概念，所以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。他虚弱冒汗的额头、他苍白的手、他的耳朵，就是他明亮的眼睛。

爸爸告诉他，特意为他制作的木椅，是用好看的橘黄色的油漆刷过的。因此，他经常拍着两边的扶手，跟人说：“这是橘黄色的！”由于他的两手来回磨搓，扶手上的黄色油漆脱落了，露出原来木料的本色。这一切，他是不知道的。

他还知道，那些感情脆弱的女人们，那些善良纯洁的女孩子，望着他坐在椅子里的背影，会伤心地落泪。

邻居陈大爷家，养着一群鸽子。它们什么时候引起他的注意，他记不清了。

鸽子们都知道落在他身边不会有危险，便落在院子里，落在他面前的地面上啄食。不知有多少尖嘴巴，把地啄得当当响。竟然，有的落在他的肩上，嗓子里发出咕咕的声音，像父亲睡觉时的呼噜声。

他不愿惊动它们。他需要它们陪在他的身边。所以，当鸽子落在他肩上时，他的肩膀一动不动，他怕鸽子突然离开他。

那次，他太累了。他就想慢慢变换一个姿势。嘴里还轻轻呢喃着：“别走，你别走！”可是，鸽子的嗓子停止了咕咕声，“噗啦啦”飞走了。

于是，他就等着，盼着。他让爸爸妈妈每天都在院子里撒上几把草籽。

由于他自己不慎，把鸽子吓跑了时，他会责备自己，刚才为什么要动一下肩膀呢？

他清清楚楚记得，有只鸽子，它的腿很粗。他偏爱它。他每次用一张纸，包着一撮饭粒留给它。可吃过两次饭粒以后，粗腿鸽子竟再也没落在他的肩上。

他不知道，总爱落在他左肩上的那只鸽子，是不是一只鸽子？因为鸽子的大小都一样，用手是摸不出的。只有那只粗腿鸽子，他还能区别出来，可它再也不落在他肩上了。而他回忆得清清楚楚，纸包里的大米饭粒都喂给了它了。它叼光纸包里的饭粒，还把纸啄得满是窟窿眼。

当他轻轻抚摸左肩上的那只鸽子时，心里问：“你是谁呢？叫什么呢？”

他因为判断不出，左肩上是不是一只鸽子，而苦恼



着。心里却希望是一只鸽子。

有一天，他想起一个办法来，竟为自己的好念头激动得抖起来。

当满天噗啦啦的鸽子的翅膀扇动声，和鸽子从嗓眼里发出的独特的咕咕声传来时，他焦急地等着。他先听到鸽子们在啄食地上的草籽发出的当当声。

噢！一只鸽子落在肩膀上了，但是，不是落在左肩上，而是落在右肩上。他没动它，心里说：“你走吧！我等的不是你！”

等了一会儿，呼啦一声，他面前扇起一阵风，鸽子们飞了。

他失望地呆在那里。

可突然，他听见了鸽子飞回来的声音。那是一只鸽子，不是一群。他听得清清楚楚，就像他听见屋檐上的冰溜，在早春的太阳下滴水的声音一样清楚。

那只鸽子在他头顶上飞旋了一会儿，终于落下了。

他感到左肩上像被妈妈轻轻按了一下。

“它终于来了！”他一动不动，好像被这意想到的又意外的幸福冲昏了头。他差一点哭了。

好半天，他才想起来，他应该马上和这位“朋友”签订一个永久的朋友协定。

于是，他试探性地向前伸出了双手，缓缓地张开手掌，不知为什么，两只手竟有些颤抖。

“我们做朋友吧！我们做朋友吧！我早认识了你！”他在心里祈祷着。

天呵！它真同意做他的朋友了。它落在他的手上了。他轻轻把它抱到胸前，抚摸了好半天，才从口袋里摸出早就准备好的布条（那布条是他自己从手绢上撕下的），轻轻缠在鸽子的左腿上，为什么缠左腿？因为它总爱落在他的左肩上吗？这布条，就是他识别朋友的标志。他反复摸了好几遍，看缠得合不合适，怕勒坏它的腿，又怕布条脱落了。

最后，他把它的身子整个摸了一遍，用脸颊贴了贴它身上的羽毛，伸出手去，把它举到头顶上，嘴里说：“下次见！”

鸽子竟在他手心上走了两步，仿佛不舍得似的，呼啦一声，离去了。

他冲口说了一句：“小白！记住！明天见！”它叫“小白”吗？他只是听母亲讲，鸽子都长着雪白的羽毛。

回答他的，是头顶上鸽子翅膀的扇动声。

那天，爸爸和妈妈把他抬回屋里时，他连饭都不想吃了，他在结识新的友情的喜悦里陶醉了。他只喝了一小碗鸡蛋汤。他吃不下。他一直笑着。父母不知他为何这么高兴。

他偷偷在口袋里藏了一纸包米饭粒。

他等着明天中午那幸福的时刻。

他等着朋友，等着“小白”！他的生活里，出现了多么新奇的希望呵！

他和它天天见面。它总是落在他的左肩上跟他“谈话”。他（它）的话，没完没了……

有一天，妈妈突然说：“我的儿子胖了，我刚刚发现



的，两腮有点圆了！”

“是胖点了！”爸爸的声音也藏着欢乐。

“今天，爸爸和妈妈休息，我们抬你到远一点的地方去，玩的时间可能长一点，你说，是去小树林，还是……”妈妈把脸贴在他的额头上征求他的意见。

他摇摇头：“哪也不去，就坐在院子里！”

爸妈可能感到奇怪了吧？

“为什么？孩子！你说过，要到远一点……”

他使劲摇头。

父母把他抬到院子里，放下了。

“你们走吧！把院子门关好。我一个人坐着，你们回屋吧！别忘了，在地上撒一把草籽。”

父母照他的话做了，进屋去了。院子里静极了。

他耐心等待他的朋友，他的“小白”。他把纸包从衣袋里掏出来，慢慢打开，里面是饭粒。

噢！他听见声音了。鸽子们已习惯这个时候光顾这个小院子，还有他。声音越来越近，那是鸽群在天空用翅膀扇出的音乐。鸽群里有他离不开的好朋友，永恒的朋友。他尽管看不见它，可他还是把脸仰向天空，苍白的脸上露出等待和深情的笑意。

他在兴奋的等待中，终于又听见鸽子们嗓子里发出的咕咕声、啄食草籽的声音。

他把胳膊伸出去，让纸上的饭粒暴露出来。“小白”一见到他为它准备的食物，会马上落下来。

右肩被碰了一下。那是一只鸽子。他伸手去摸，心里

纳闷：“你今天怎么落在右肩上了？”

原来，它不是“小白”。它的腿上没有布条。他松开了手，把打开的纸包重新包好。

“小白”会来的。他等着。

“呼啦啦！”鸽子们飞走了。竟然飞走了。怎么？“小白”没有来？还是忘记他了？

鸽子们确实飞走了。四周空旷而寂寞。他心里空空的。他难过地坐着。耳朵还在捕捉着一个声音，他希望能够听见的声音……

当父母抬着他回屋时，发现他眼角挂着一滴泪珠。“孩子，是不是冷了？你的耳朵好凉呵！现在是早春。远山的山尖上，还有没化尽的积雪……”

他摇头。

他等着第二天。第二天中午，“小白”没有来。

第三天，“小白”还没有来。

他吃不下饭了。他感到是“小白”骗了他。把情谊全忘记了。那包保存了三天的饭粒掉在了地上。

只三天，他就瘦了，好像害了一场病。爸爸和妈妈心疼地望着他。

他什么也不说。他从记事起就不爱说话。大自然给他的东西太少了。他养成了沉默的习惯。

第四天，爸爸和妈妈把他抬到饭桌边：“孩子，今天妈给你做了好吃的。前些天就想给你做好吃的，因为上班太忙，没有空。现在做好了，你先闻闻！”

他闻到了，那是炖肉的香味。为了使母亲高兴，他吃



了一口。

“陈大爷送来几只鸽子，让炖给你吃。说你瘦了！”妈妈在用筷子戳盆子里的肉。

他点点头，突然，他一下子呆呆地愣住了，筷子上的肉掉在桌子上。

父母诧异地盯着他：“你不舒服？孩子！”

“爸爸！妈妈！你们刚才说，这是鸽子肉？”

“对！是鸽子肉！好吃吗？”

“是陈大爷送来的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送来几只？”

“两只！”

“有一只腿上缠着布条！”他的嘴唇颤抖起来。

“奇怪！孩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呜！”他一下趴在炕上，痛哭起来。

“孩子！怎么啦？孩子！说话呀，跟妈妈说呀！”妈妈也哭了。她感到，儿子从没这么伤心过。

他只是哭。他说不出一句话。

这时，爸爸的手放在他的头上，轻轻抚摸着：“孩子，别哭了，爸爸和妈妈明白，你心里一直很不好受，我们明白……”

“你们不明白，一点都不明白！”

他，忘不了“小白”，忘不了跟“小白”度过的美好的日子。他又怕想起它。

又一个中午，也就是他一直希望的，等待的幸福的时



光到来时，爸爸和妈妈把他扶坐在椅子上，抬出了屋外。他感到风的温暖了。

“走远一点，爸爸，妈妈，走远一点……”他央求说，“到树林里去吧！”

“孩子，不要去那么远吧！”

“远一点，越远越好！”

“孩子，就在院子里吧，爸爸和妈妈还有事呢！”

他点头了。他不愿意麻烦爸爸和妈妈。他一个人又静静地坐在院子里了。没想到，妈妈又在他椅子前面的地面上，撒了几把草籽。

他用牙咬着下嘴唇，眼睛又潮湿了。他想起了“小白”，想起那种不能用人间语言表达的友情再也不会有了。“小白”永远去了，地上的草籽又有什么用呢？

院子怎么这么静呢？他有一种感觉，好像世界都在等待着什么。

是等待鸽子吗？不！那是他一点都不愿意告诉别人的故事。

……多熟悉的声音呵！他又听见了那声音。那群鸽子的翅膀奏出的音乐。这音乐，只有他才愿意听，才留意听，才听得懂。

今天，不！以后，他不愿意再听了。因为“小白”不会来了。

他脸上没有表情地坐在那里，像睡熟了一样。鸽子们带着空中的风，落在了院子里。

一只鸽子落在他的腿上，不是肩上。只有“小白”才会

落在他的左肩上。他半天没有动。

隔了一会儿，他习惯地伸出手，把鸽子捧在手里，抚摸了它一下。只一下，他身上的血液就仿佛凝固了，他大叫了一声：“小白！”

是的。这只鸽子的左腿上缠着布条。

“小白，小白！你这么久，上哪里去了？”他的泪流了出来。

当他从惊喜中冷静下来的时候，开始对自己的判断怀疑起来。

他没有松开手里的鸽子。他把它放在衣襟下面……当又一只鸽子落在他身上时，他抓住了它，仔细一摸，心里又跳了一下。这只鸽子的左腿上，也缠着布条。

他模模糊糊明白了什么，一下子哭了起来。

“孩子！你哭了？”从屋子里奔出来的爸爸和妈妈抱住了他。

他哭得更厉害了。他什么都明白了。

“你为什么哭？我的孩子！”

他仰起脸来，颤动着嘴唇：“爸！妈！我真高兴！我找到了小白！”

“你感到高兴就好！孩子！”

父母不愿说破这个隐秘。而他也不说破。

他盼望着那幸福的时刻。他等待他的朋友们。他有时确实相信了，真的“小白”也在群鸽里想念他。

不是吗？那群左腿上缠着布条的朋友，落满了他的身上，要把他带到遥远的地方去，永远陪伴着他……